

西

沙

著

燃燒的大地

不論是回憶兒時情景，還是刻畫兄弟之情：
是流浪生活的自述，或是純粹異國風情的故事，
處處顯露出西沙真摯而單純的愛。

他愛世界，愛生活，
愛身邊的每一個人，
包括他在浪漫得過度的生活中，
不期而遇的每一個人。

(苦苓推荐詞)



燃燒

◆ 的 ◆

西
沙
大
地

燃燒的大地／西沙著.--初版.--臺北市：
業強出版：聯合發行中心發行，1992
[民81]

面；公分，-(文學風情；55)
ISBN 957-683-077-X(平裝)

857.63

81005178

文學風情 55

燃燒的大地

●著者

西沙

●出版者

業強出版社

地址：台北市中華路2段163巷6號2樓

電話：(〇二)三〇四三一五二、三〇二五一四〇

傳真：(〇二)三〇四三一五三

郵撥：〇七四三八二一九 業強出版社

●發行人

陳春雄

●編輯

張碧珠·朱淑芬·焦慧蘭·徐欣嫻

●美編

蔡森江·潘俊傑

●發行

聯合發行中心

地址：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2F

電話：(〇二)二一八三五六五(代表號)

傳真：(〇二)二一八三六一九

台中分公司

台中市遼陽北一街13號

電話：(〇四)二三〇六六二九

傳真：(〇四)二三〇六六二四

●法律顧問

蕭雄淋律師

●排版

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●出版登記

局版台業字第三二二〇號

●定價

新台幣一五〇元整

一九九二年十月初版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缺頁，請寄回更換

ISBN 957-683-077-X

初識西沙——代序

苦苓

西沙不是我的朋友。

其實，我根本不認識西沙；在莫名其妙的答應了爲他寫序之後，我才第一次和他見面。

我也不是他的先進、長輩，或者啓蒙導師一類的東西，對於彼此，我們都是陌生的、甚至是無關的。

只記得幾年以前，就在「皇冠」看過西沙這個名字，寫一些非常波西米亞的、充滿異國情調，卻一點兒也不落實，沒有「土味」的東西。那時候我想：啊，一個男的三毛。

因此當「小說創作」的汪小姐要求我爲西沙的新著寫序時，我心裡不禁有一種荒謬的感覺：那怎麼可能？我又不認得這個人；而且，以此人的作品風格來看，我也不可能是被他「仰慕」的人，幹嘛找我寫序？



結果我竟然，還是答應了，難道這就是不可知的、西沙的魅力嗎？

讀了整本書稿，我才找到答案：原來西沙是一個用全心去擁抱生活的人，雖然他的作品和我那麼的不同，但在裡面有人、有愛，這是我們的共通點。

十三篇文章裡，寫的大多是「人」的故事，有掃街的老兵，有山地的青年，有行爲奇特的老人，也有瘋癲婦人的女孩，神祕的旅遊嚮導，怪異的精神病患，簡直就是社會的一面大鏡子。但是，西沙當然不是一個「社會寫實者」，他寫這些人時，之冷靜、之客觀，簡直叫人覺得心寒；而事實也是這樣。在讀膩了那些描寫社會黑暗面、低階層、小人物的濫情、感傷的字眼之後，我寧可用大多數人看待這些少數不幸者的態度，來看待他們，也更能忠實的傳達這些意念與感受。

我同意西沙這樣的寫法，因為西沙畢竟不是三毛，他的足跟從未離開這塊土地；西沙也不是林文義，他有真實而深刻的生活體驗，換言之，他不是以別人的痛苦成就自己的作家，也不是自憐自艾來得到

燃燒的大地

讀者的作家。

另外就是「愛」的故事了，不管是回憶兒時情景，還是刻畫兄弟之情，是流浪生活的自述，或是純粹異國風情的故事，處處顯露出西沙真摯而單純的愛。他愛世界，愛生活，愛身邊的每一個人，包括他在浪漫得過度的生活中，不期而遇的每一個人。也只有「愛」這種動力，可以讓一個人這樣熱烈的燃燒自己，在字裡行間，飛昇出一隻隻的火鳳凰來。

讀完這本書，我覺得已經認識西沙了。

我也不在乎真正的西沙是什麼樣子的，我依照自己的方式去了解他，就像每一個讀者都有權照自己的方式去了解一個作者一樣。

所以，當西沙以完全出乎我想像的面貌，出現在我眼前時，我一點也不覺得驚訝。我只記得他穿一條皮褲子，在夏末初秋，穿一條黑得發亮的皮褲；頭髮因當兵被剪短了，但仍不甘心的擦了浪子膏，橫三豎四的站立起來；我啞然失笑，心裡說：這真的是西沙，就那麼任性的成為他想要成為的樣子。

教書八年，面對了太多太多「標準模式」的年輕人，服裝一樣，髮型一樣，思想一樣，連休閒生活也一樣，更可怕的是，喜怒哀樂的方式都一樣，教過上千名學生，回想起來卻只有一張面孔……在這種沮喪的心情下，能看到一個新奇的、多變的少年西沙，真是很高興的。

更重要的，勇於生活的他，替保守怯懦的我，以及其他許多比我更保守怯懦的人，做了很多事，去了很多地方，完成了很多個幾乎不可能的夢想，他用這些作品，載著我們的愛去飛翔。

我仍然沒有爲他寫序，只想說：謝謝西沙。

自序

人都是會改變的，但是多變的多樣的個性集於一身，並不多見，也少人願意承認。

我喜歡變化，這幾年的生活和心境，也一直是漂泊不定，曾有那麼無獨僅有的靈光乍現。剎時頓悟，想要安安分分地定下來，好好地過一過平凡介夫的生活。好好地做一些自己想做而未完成的事，但是後來都陰錯陽差地被自己已成型的生活步調給破壞無遺，想一想也真可笑，自己在家人、同學、朋友、陌生人面前，有若孫悟空七十二變般地變來變去，最後一次想變回原型，卻怎麼變也變不回原來的自己了。

在我遙遠遙遠的童年故鄉裡，那兒沒有汽車洋房、沒有空氣污染、沒有股票市場，也不必去擔心下一場宴會是穿迪奧的或聖羅蘭服飾；那裡的人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夏天的夜晚搬張長板凳坐在屋簷下



，從老祖母的口中可以將時光從歷史的洪流中叫回來，星空下的螢火蟲閃著忽明忽滅，卻截然不同於霓虹燈的光芒。

在那裡，我們還留有一棟老房子、一小片土地，在隔了一段會勾起時間思念的間隔之後，我便會自己一個人偷偷開了車回去看看。

老鄰居的紅瓦屋翻修了，十幾年前同班的同學娶了隔壁村莊的好女孩已有子女膝前追逐嬉戲，在高屏溪的那一端，曾幾何時冒出幾幢有巨大煙囪的紙業工廠，每一次回去都會發覺，故鄉一點一點在變，但從鄰家阿伯、稚童奇異陌生的眼光中，我同時也發覺：我也變了，我不再是十多年前那個拖著大拖鞋、吸著兩條黃鼻涕的南方男孩了！連童年都會變，還有什麼不可以變的？！

這些年來，自己究竟扮演過多少種角色，恐怕連自己也不太清楚，從樸拙土氣的鄉村小孩到現在朋友口中的「單身貴族」，這中間經歷了多少悲歡歲月？更有多少的曾經，曾經是聯考的敗將、補習班的難民、獸醫科的大專生、出過書的作家、摩門教的傳教士、學校啦啦

隊隊長、服裝模特兒、雜誌採訪記者、唱片公司幕後企畫、軍人，到目前年內即將實現的留洋學生，在這短短二十三年中，竟然硬塞下這麼多東西，也難怪自己認不出鏡中自己的容顏了。

很多朋友在親眼目睹之下仍然不相信我的生活方式，我仍然活得很自我，但是並不自私，這是我的理想，也是原則。

有一次，有一位開畫廊的朋友要我替他拍賣一批他珍藏的日本名家版畫，起初他只是說說，我卻真的長途飛機來回好幾趟地到臺北的藝術拍賣市場探了好幾回，後來他不太相信地問我說：

「西沙，你說，你憑什麼那麼肯定一定賣得出去？」

那批版畫照市場時價少說也值個三百萬臺幣；我不慌不忙笑著說：

「憑我需要一筆錢供自己到國外念書！」

他納悶地再問我：

「你崇拜金錢嗎？」

我非常生氣地說了一句：

「知識無價！」

後來我放棄了全盤努力，因為我很自我。

我並不清高，但是有些變與不變我仍然固守原則、涇渭分明。再怎麼變，有兩樣東西是永遠不變的：讀書和寫作。

在學校時，我是那種樹大招風、滿城風雲型的詭異人物；在知心朋友面前，我是個極端騷包惹眼型的時髦單身貴族；在家庭中，我是個過分獨立、很不聽話的頭疼孩子；在字句文章中，我則是個流浪型的波西米亞族；在我自己獨處的時候，我則不太說話，大部分的時間我在寫。

面對這麼多變的自己，面對這麼一個詭譎易幻的社會、世界，我一直有股衝動，要誠誠懇懇地把它們忠實地記載下來，並不一定要留給後人，更多的時候，我只是純然地爲了自己，也爲了我的家人，希望能夠更進一步地去了解我「這麼一個人」和他「周遭的人、事、物、生活」！

在我內心深處，深深遠遠的一處角落，我仍然是十幾年前的那個

燃燒的大地

樸拙土氣的南方男孩，我喜歡海，喜歡走在沙灘上的感覺，愛一個人卻不可以愛時，我可以藏在心中一輩子不提不說，遇心煩事時我會到廟裡燒香，喜歡和老人家扯話家常，喜歡在半夜洗一條出去長途旅行時穿的破牛仔褲，愛吃零嘴和路邊攤，用過的空原子筆捨不得丟掉，喜歡撿石頭回家，衣服破了自己縫。

雖然我仍然有許多不懂，不懂這個世界為什麼會有裸體女明星競選國會議員？不懂為什麼有人為玩大家樂而終至跳樓當空中飛人？不懂為什麼有人忍心把工廠蓋在美麗的高屏溪旁？不懂為什麼有人欣賞霓虹燈來代替夜空中的星光和螢火？

不要以為我只是在說故事，在許許多多的故事背後，不要忘了，還有一顆南方男孩誠摯企盼的心！



再版序

在我所有的作品之中，《燃燒的大地》這一本書被我稱之為「孤兒」。大約在六、七年前，它首先是簽給了「小說創作」出版社，出版之際並未造成太多回響，很多我的讀者甚至不知道這本書的存在。之後「小說創作」因財經困難而宣告結束，版權則由業強出版社購得，經過年餘的策畫，現又以新版重新面世。

「小說創作」前社長汪成華小姐一直對我恩重如山，之後我加盟「林白出版社」便失去聯繫，現蒙「業強」陳春雄社長及陳信元總編的厚愛，《燃燒的大地》重新印行於我有太多複雜的心情。

現因移居澳洲雪梨，與臺灣藝文界並無太多接觸，平日讀書寫稿之餘，也多方參與僑界活動，並計畫明年元月進入雪梨大學攻讀東方研究博士班，在這麼不專業的情況之下，欣見舊作新版，除感謝「業強」的鼎力支持外，亦希望這「孤兒」能重新為眾讀者重新「收養」。

西沙

一九九二年八月

目次

初識西沙——代序
苦荼

自序

再版序

◎霧笛◎ 1

◎寂夜◎ 25

◎燃燒的大地◎ 39

燃燒的大地

◎西風的話◎ 73

◎故事裡的故事◎ 91

◎山林之子◎ 111

◎陽光請坐◎ 127

◎失蹤◎ 145

◎臺北的星空◎ 16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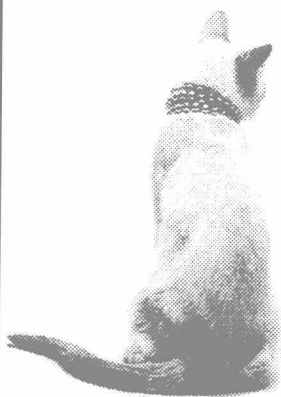
◎老人與貓◎ 175

◎小笛手◎ 187

◎城市的貓◎ 201

◎快樂天堂◎ 223

燃燒的大地



雨後山

迷信的族人們開始謠傳，

黃昏的時候經過石場，有人曾經看到幕拉的鬼魂在走來走去，有時則坐在他的墓上的石堆上面哀哀地吹著一支短笛；
更有人說，只要一有人走過石場，若是起了一陣霧，那就表示幕拉來了，然後就會揚起一陣低低的笛音。